童冠十數輩與講先王之道以待用因護是林數年之後鬱然蒼然新槱不可勝用矣角濈濈者以雌以雄牧之待其皝皝肥長則歲時烹炰𠦜酒自勞燕及朋友予前所云乃予齒髮日耗者之所宜處至若懷奇才如予負遠志如予見松之凌雲干霄則當慨然曰在物猶然吾可不身為明堂棟梁乎見松之歲寒後凋則當毅然曰在物猶然吾可不身為國家柱石乎此則吾子之當務也異日功成業就歸榮故鄉秉興汎一葉之舟訪予

宣溪之上覲予所營以相樂然後治予之松坪行予之素志不後柰何于今逆施乎士遠笑且謝曰命之矣得無松坪之樂老人欲專有也耶予遂援筆録問答語以為記

傳心堂記

西昌涂君世傳構堂于注陂之上居處既順矣不虞負芻之警蕩為莽墟其子伯高繼志重葺宏壯顯敞視昔有加榜其顔曰傳心堂予問其故伯高曰傳心先子之

號也令以堂名庶一舉目儼乎如接先子之音容也願一言以垂訓予復之曰傳心之義大矣哉曲禮七十曰老而傳說者謂傳家事於子也傳家事于子千萬人所同傳心于後之人聖賢所獨克之傳于舜也惟中之一言孔之傳于顏也惟仁之一問人能秉心無過不及執禮而行焉往而不違哉或讓于予曰堯舜孔顏傳心之說予遽以語伯高得無躐等之病乎則應之曰予平生期人遠者大者有求予言必樂告以第一之義若使聞

下等之語是不誠于伯高矣況孟軻氏不云乎舜何人予何人有為者亦若是先正亦曰顏何人哉希之則是凃氏子弟以予言思而勉之則無負名堂傳心之意

槎軒記

洪武十三年夏聖上念股肱之勞勩優在庭之臣四人放歸田里以佚其老于是劉君子高得致其事既歸榮故鄉葺廬舊址朴而不雕雅而不俚字其顏曰槎軒予問客曰何為其然也客曰子高子窮達利鈍聽天所命

方其讀書山中不自知其官于職方也迨其居職方也
令年市駿于嶺海明年理舶於登萊汎汎東南漂搖靡
定亦不前知其繡衣于北平也比者倏然而起掌禮于
南宮忽焉蒙恩懸車以示後計其身之在天地間猶水
上之一槎耳安能預知其抵止流行之故哉槎之名軒
者此也予聞而歎曰古今賢聖之若槎者可勝計哉魯
叟之適周適齊適衛適陳過宋至河如蔡入楚孟軻氏
之遊梁至齊皆欲明王道以拯斯民此載道之槎也蘇

秦之趙之燕之韓之魏之齊之楚奮舌權變佩六國相
印輜重擬于王者此權謀之様也范蠡既雪會稽之恥
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為陶朱公知計然貴上
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之
策乃治産積居以與時逐屢散金以行德此貨殖之様
也張騫奉使絶域留單于七大宛抵康居達月氏致天
馬蒲萄之獻此開邊之様也司馬子長南遊江淮上會
稽探禹穴窺九嶷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過

梁楚使巴蜀南略卭筰昆明以歸此訪古之槎也子高
之槎將為鄒魯之鳴道乎抑將傾動列國使萬乘除道
以迎之乎將挾粉白黛緑縱一葦之所如乎抑不辱君
命窮天之涯極地之角張漢威德使尺地一民盡歸職
貢乎抑亦車轍馬跡徧扵朔南挹先王之高風考賢哲
之遺跡著之簡策以傳之後乎客曰吾觀子高子道之
不明常以為憂毀如臧倉其心休休遊說金多愧其妻
嫂彼則恥之蝨我大道翩然見幾西子娛樂罷神貨殖

亦其所薄博望開疆固槎之祖贖武殘民尤所弗取或摩秦刻或詁漢志考古覈今乃其所事槎之異同僕實未知樂天知命聞其庶幾予聞斯言感慕油然爰緝其語以記槎軒于是復歌以颺之歌曰

槎何世兮離富媪槎何歲兮赴流川杳不知其所自兮歷陵谷之變遷嗟惟爾之無心兮自靈自仙泛泛若鳧兮何有糾纆神交寘漠兮惟聖與賢招扶桑以為友兮睎余髮乎虞淵

采菽軒記

郡南周善政能養能君子高嘉之字其事親之軒曰采菽而謁記于予予惟采菽詠於詩乃天子所以答諸侯也今以名軒何居無亦以采菽可盡菽水之懽乎意或然也抑予聞孝子之有深愛者無往而不用其情世俗謂三牲之養富者之厚也菽水之養貧者之薄也殊不知菽水而惟其甘有勝于三牲心乎愛矣雖菽水猶惓惓以奉其親況賢于菽水而不以奉乎等而上之若堇

荳若薑桂若修瀡橘也筍也羹也魚也皆吾深愛之發見若必待三牲八珍為甘旨焉得人人而有之而親之養荒矣豈深愛之心哉善政知此則不負是軒之名矣

竹逸記

竹植物中之君子也挺直而不阿蔓抗節而有疏數遠近之殺柯葉冐寒暑而色恒青虛中若有容於物以故晋人多好之而子猷獨植其竹誠以無之則俗非君子之宅也吾宗子春家於楓墅種竹繞屋青青如簀可愛

隱居讀書其中究在塵外人咸稱之曰竹逸以其質直
不阿世守節而固窮涉憂患而不易其操謙虛自牧廓
兮有容與竹似焉好事者又寫為圖而屬予記之嗟夫
詩人詠菉竹于淇澳勉君子以切磋琢磨尼父著蒼筤
於震卦戒君子以恐懼修省予春味易與詩言外之旨
則確乎君子之歸而無負于竹矣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其斯人之謂乎

老圃堂記

永陽胡氏為著姓于吾門為世姻外弟德誠當承平時嘗作華堂以奉親輕裘肥馬以羣富兒肥肉厚酒以享佳客亦一時之俊也迨夫八表塵昏時移運易負乘驕而成市闤闠落而為墟德誠力雖非舊而志不替初凡豪家强族奸民猾吏之相侵凌漁奪無不白于公以直之亦人所難能也浮沉閭里荏苒桑榆乃闢圃以臨池築室以佚老蓮芰菰蒲彌其涯梨棗橘柿亘其與抱甕荷鋤靡所不植而樂在其中因以老圃自道而索予記

之嗟夫士君子遭時不偶始終盛衰之際固有大異不然者矣若德誠崎嶇兵亂間而能自立今年踰七十耳目聰明優游以老于圃豈非天之福善者耶

退密軒記

與文父既賦斯干于堂後之東偏為燕息之軒字之曰退密以其深窈而安靜也天光斜臨飛塵不到委酬酢于兒孫斷紛嚻于耳目或休偃于床或欠伸倚杖博山香動石鼎茶鳴屏嗜欲薄浮華尚不愧于屋漏非君子

省身寡過之地乎雖然室之密易見心之密難知自未始有形之前洎四達無窮之外凡事物之衆必求其故心之用也及卷而藏于密則寂然太極之初而萬化之源也体用一原顯微無間非知易君子孰能與于斯文父淳厚典則省身如不及其必於密也有得矣

甌麓記

往年友人劉雲章嘗示予芳洲堂記等作因問誰何則請板洲之蕭領學職者累累有焉已知其為士族於今

十五六年矣一日子春語予以其親時舉樸茂和易即芳洲堂後人也聞人碩士之至其家者必能用乎情以故文焉而黼黻之詩焉而宮羽之者成卷比閒成徳之在於斯也慊然以公賦驅馳未獲承顔接辭又悤繼令以往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嘗葺屋數椽以娱賓親以貯經史以其接亂嶺之欃字之曰亂欃欲覬留一言半辭其閒以少憇平生仰止之意何如予諾而未有對歲晏請益切則復之曰異哉時舉之名斯所也異哉時舉之名

斯所也其寄興巑麓亦猶詩人托興于旱麓者乎旱之為山也名素不顯于天下要亦去培塿未甚遠爾自詩人托之以咏豈弟君子而旱麓之名亘萬古以不泯時舉觀崔嵬以厲嚴峻之捺因平衍以廣寬裕之德安知巑麓不以人而顯乎予春喜而謝曰是足表巑麓矣于是復系以歌歌曰

繄巑麓之延袤兮水白而山綠其潤伊迴兮厥壤伊沃可漁以羹兮可飲以粟山可樵兮洲可牧樂吾生兮無

不足嗟權位之娛人兮榮不蓋辱岩廊兮岸獄軒冕兮桎梏昌若斯人兮雲山烟水娛心目優哉游哉兮于戲之麓

西奥樓記

予訪族潯源踰坡而北將遊上即過所謂積溪茂林清池岡阜掩映棟宇鱗集一閧若市意必有肥遯之士樂其中因記友生劉孝力館授其地即而問焉謝君德和肅予入坐情勤語洽傾蓋如故少焉觴予新樓軒牖明

敞几席凈嘉客有舉觴相屬請名其顏予字之曰西爽客復請記其槩予因念清爽之氣何人無之何旦無之而西爲甚若乃大火西流商飈早驚草木色變蛩韻日生俯顥景于庭户洗肝鬲而澄清徹之省山而拄手板張翰懷歸而思鱸蓴其或皓月千里寒光素輝奎壁垂彩離離下垂蕭爽清人無復困迷劉崐之嘯遠庚亮之興不淺皆爽氣之所動也居斯樓者旦暮之間挹彼之爽入我襟懷非一時臨眺之勝乎德和爲性爽朗遇事

接物左右適宜無所留滯于名勝過臨必用其情篤義
方之教待師友厚視世之齷齪庸陋等儒術于梓匠輪
輿瑣瑣計工者大相徑庭矣非西山之與有所助發耶
由斯觀之臨眺斯樓不為無益不可以不記也

龍泉縣寶福院記

龍泉縣北鄉有招提曰寶福趙宋時長者王府簽理基
剏院買田飯僧峰列澗縈為勝地而不知長者何所
何名歟後歲歉歲修弗替益勤于今二百餘年至正壬

辰刼灰墟莽過者興嘆其後九年庚子比丘曰顯護與其徒契元竭力修復購木于山範瓦于陶二師泊然未嘗強求于世而物情宗之遠近樂施如一人又三年癸卯殿宇法堂廊閣庖廩靡不完具既而門垣峻潔丹堊金碧煇煇煌煌塑像繪軸百器具舉則後人能繼前志者也其後十五年契元念先師之勤復有令日非托之言語文字何以垂後于是具本末請予記之嗟乎喪亂以來故家世族門冷徑荒求其棟宇復新甚未易也考

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構世多有之況望其建一祠闢一塾以為宗族奉先啟後地哉視師之前規後隨過人遠矣因記七八年前校藝閩省撤棘之後縱觀鼓山禪寺登崱屴峰坐天風海濤亭上睨滄溟如鋪白雲琓球黝其一髮此身宛在天上老禪詗公邀予留文山中歸計廹切賦一詩而去今姪孫俊乃力求記寶福之成而予欣然書豈亦有緣耶護字常存元字如善云

重修永豐觀記

廬陵郡治之西二舍而遥有華蓋山上祀浮丘王郭三仙實臨川大華之别館也里之巨室胡公殿機始基之而命道士李敏中職祠事山之麓江抱溪朝風氣藏蓄宋咸淳己酉李君始即其勝而觀焉李君泒自吉文十華之雲怡堂式闢斯土請觀額于朝勑賜曰永豐歲修世葺繼繼承承百事完美元季山頽古殿洎于觀宇燬為虚莽内附初海宇輯寧觀之住持蕭與吾諗于衆曰吾徒朝營暮用曷嘗不給而吾教所事曰天曰帝曰聖

曰真乃無殿宇以棲其神不有可愧者乎山巔纔未遑
觀亦不可後矣于是咸趨之温務立即貨己田市材與
瓦以復舊觀吳元年丁未正殿成丹雘金碧聖像咸具
明年曾日昇又求衆施以建法堂而私補其費之半于
是門廡廢庖幽室閑院以次各就乃相率謁予以記與
復以勵後人予惟昔年讀史見漢初苦秦苛法思與天
下更始曹參相齊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
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蓋公治黃老言厚幣請

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遵其教齊國大治其後入相漢廷屬其後相曰慎勿擾獄市及擇郡國吏取謹厚長者言文刻深務聲名輒斥去之一遵何法日夜飲酒不事事有頃百姓歌之曰載其清靜民以寧壹非得老氏我好靜民自正之意與陳平信有智矣亦嘗曰我多陰謀道家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嗟乎漢初挾書之律未除民間少見經籍聖人大道槩乎未聞一時英傑多事黄老尚清淨務

簡易猶足助成漢家四百年之治則其功用豈可少哉曹陳所語要亦孔氏尚德化薄譎謀之緒言耳然今之學老子者并忘其本而惟以禍福動人則末流之弊也而能修其宮以興其教又吾儒中或所未及豈不有可敬者耶予言及此者欲其徒知教之本而後之治天下者倘有取焉黎民亦職有利豈敢以道不同而遽廢公論哉況先子岩泉居士嘗買田山麓仙侶至今猶食舊德予執筆于斯惡得無情耶是役也其徒王大有周道

誠胡悠久葉大觀劉大知勗勷其間是可書

竹林小隱記

深源頻年順適遂賦斯干葺屋于竹林之中以娛其晚俾予從子翮來告曰吾廬將落成字之曰竹林小隱王生老人可不為我記之松茂栢悅聞之助喜命舟往賀見其棟宇峻潔櫺牖疏明背城而臨江皐濯纓而俯清流誠隱士之所棲也有竹百餘挺森立前榮可愛因問之曰桃李君家所種也今乃獨種乎竹何居曰思其中

空吾則謙虛以受善言撫其高節吾則抗義而守禮法見其枝葉四時不改色則足堅吾富不淫貧不移之操是竹吾益友也可不敬哉嗟乎深源薄紅白粉華之難久喜蒼筤青青之不衰可謂器識宏遠矣然予因之有三愧焉槐竹吾家所尚也曩嘗植槐數株其陰已滿庭矣而人心不同有如其面不能闔廬以受之一可愧槐花黄時子弟爭採以遺工人則有之驚試期之迫而忙者罕見二可愧連年種竹老手親移犢角之盟方苞方

體不縱牲畜以戕之則狂童饞妾揉之以菹洳而渭濆之植在胸中矣尚望其青青如箐哉三可愧此予不特有愧于深源抑有愧于先世也惡得不樂為深源記之于是復系以歌歌曰

竹林兮修修負郭兮幽幽青源在右兮鷺渚中流清風如濯兮良月如鈎良時勝景兮誰吾與儔百壺清釀兮歸與婦謀嘉賓戾止兮珍吾肴饈嘗心追暇兮以敖以遊光陰過客兮富貴浮漚綠鬢一變兮楊花滿頭胡不

日以嬉兮懐千載之長憂我勸兮賓醻賓醉兮我謳竹林竹林兮吾托爾以優游

靜淵堂記

郡城玄妙周以仁受守一玄丹之道有年矣元末廉使吳公伯尚以傳稱仁者靜篆靜淵二字遺之迨以薦入朝授官道紀車盖雜沓琳宇增輝霞步泉音道流欣羨可謂榮耀矣于是出靜淵之字以名其堂而屬予記之予謂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皆靜淵

之說也以仁素聞之矣何待予言然予聞張横渠云至靜無感性之淵源又曰湛一氣之本是性之與氣本體皆靜淵也朱考亭亦曰淵淵靜深而有本也知靜淵之為本則知道為天地之本天地為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為萬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為萬物靜淵微妙豈尋常所能窺測哉何時與子凌三光飡六氣招太和為友而躡乎澹泊之境細論之可也姑為之記

三峯隱居記

予友任保康別六年矣辟地西昌聞其館蜀江歐陽氏以忠主人仁賢心竊喜之保康曰以忠尚儒術卓犖不羣而別字三峯將予一言為之記予觀蜀江平洲遠岸覽閱演迤風檣沙鳥娛目賞懷不識三峯安在則曰蜀江在武山之麓歐陽氏之先有號皆山其後襲以峰者至以忠而三焉自其地而觀之平原沃野非有峯巒累累乎左右也自其人而觀之厚重弗遷聳拔自異則峯之似也予何泥其迹而忘其意之求乎噫若然則五峯

之胡九峯之蔡皆以忠師表也倘能求諸老所自植立
者得其一二以修其身以齊其家以傳之其子孫則三
峯之名將必籍甚㝡我以忠

昭然堂記

予嘗過道昭之廬愛其軒豁邑達高朗洞開山容水色
獻于階庭天光雲影入于几席客有謂予曰此堂之所
謂昭然而道昭之别字也常欲得聞人記其概而未遇
令章耆德之臨于斯也敢請則因語之曰子知天人相

與之際乎感孚甚昭然也人稟於天以生以理擬之一
貫也天之昭昭日月星辰而所以昭然者不在三光而
在主宰也人之神在乎目猶三光也然目之視非能有
光必因乎日月火燄而後光存焉晦而幽者目有所不
能燭也故以目視以粗而得粗者也以心視以微而得
微者也人之昭然者非此心主宰之微乎天之與人猶
影響耳禍必以罪降福必以善來若有物的然以主宰
之者則凡主宰于吾身者可不使全具本體之明善善

惡惡以契乎在上者哉懿德茍昏則彝倫攸斁而事物之衆亦不能察其邪正矣雖然自昭修已也用晦處世也皦皦者易汙水清無替魚其括囊斯无咎乎詩曰殖殖其庭噲噲其正斯堂之今日爰居爰處者宜之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斯堂之後日善繼善述者宜之客喜而謝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闡之昭若發矇矣請筆授之俾無忘嘉言之貺于是乎書

樂隠堂記

族弟元善少長于母家距故鄉一舍而近雖典刑文物耳濡目染浸以疎曠然辛勤稼穡立身持家堂構翬飛子孫繩蟄要亦兄弟中之卓然者常曰人之生世也弗仕背君必仕背親二者將安取衷哉惟自量其才力何如耳僕觀後之仕者書律未精印綬已綰惟聲色之是務惟貪冒之是思吏胥縱橫而弗禁黎庶愁嘆而弗恤若是者雖萬鍾九遷僕無樂乎此也況可食以酒肉者可隨以鞭捶可授以官禄者可隨以鈇鉞將能免于患

乎吾豈若閭閻足以庇風雨田畝足以供伏臘妻孥主饋無飢渴之憂賓朋輔已有啟沃之益兒孫課之以詩禮僮僕督之以樵蔬洽百禮于歲終蚕輸稅于官府雖無贏餘亦無不足逍遥一世之外優游韋布之福此僕所以甘此之熙熙而耻彼之碌碌也于是客有舉酒祝之曰翁其樂于隐乎殆亦吾斯之未能信耳遂咸稱之曰樂隱翁既以此名其堂又三年而元善捐館既而其子集曰先父與伯父齊年而存沒異趣忍無一言記樂

隱乎閒之不覺愴然因思少年攻苦嗀淡拔身于場屋
數千人之中近年振翼南溟掄材于閩粤數千里之外
士類雖或黯之然白首無成與物多忤視元善所就以
裕其後者有弗逮矣然後知其樂隱之高非惟庸俗罕
及老邁亦且瞠乎其後故特著其平昔之言于此以為
之記

麟原後集卷八

元 王禮 撰

銘

涂君儀可墓志銘

泰和武山邑之望也相傳陶皮二仙洎武姆嘗煉丹其處令年夏孟道出其下觀其雄峙陂陁意其易其衾必有隱居求志者焉俄至汪陂涂伯高兄弟傾蓋如故剛止余宿青燈夜話跋涉世故汎及其私既而請曰弊門

泠系泒自南昌徙居武山之陽有年數矣五世祖君卿又徙汪陂生功甫功甫取曾氏生大父萬溪翁賓至元丙子也大父既冠拓畝肯構思光顯其家于天文地理之學無不研究鄉里有鬬爭者歸之曰是能排難解紛以理曉人也官府有征歛者從之曰是能稱停屋簿以公服衆也骯髒鄉曲者讓之曰是勁卉不偃于風也所識窮乏者依之曰是能絕甘分少也性極謙和而人亦莫敢侮拂之居常誡子孫當存心以厚往歲有飛語大

溪山寇將夜刼武山涂氏於時武山群從昆弟悉以輜重寄予汪陂及寇至乃掠汪陂而武山無恙詰朝群從聞之涕泣而至謂必喪所寄矣吾母曾氏謂曰汝衆所寄吾已庋閣之所喪者皆吾物在下者也其忠直不欺汝等今食其報平生言行大槩類此痛惟大父捐館于至正丙申享年八十有一起家辛勤凡一丸之覆一壠之殖子孫得蒙業而安皆其力也遭時喪亂未有聞人顯揚潛德不肖之罪也敢以墓銘為請先生不菲陋之

將山川草木與有榮焉豈徒存歿者之幸予惟孝思之
誠可矜而難拒于是序之曰君諱夢龍字儀可萬溪其
號也娶朱氏男五人長曰本傳無後性傳之子漢飛芳
蘅禮傳之子芳蘭伯高伯英伯善則世傳之子也季曰
泰傳亦無後四子先君相繼而逝送終惟世傳與諸孫
也已亥改葬周陂乙山辛向諸孫俱克持家有立萬溪
為善之報不在茲乎不在茲乎遂為之銘
嶙峋武巘曾降申英靈繼踵鍾逸民涂君得之直且振

篤哉務本徂隰畛詩書子姓方溱溱百年俛仰迹已陳
周原契龜幽有神丘木雖拱銘則新餘慶流輝垂後人

劉君士培墓志銘

安成劉君士培既歿之二年禮祀宿草之悲思扎之文字以抒吾情而少餘力一日其子倬謀遷其喪歸葬故鄉狀其槩來請銘嗟乎士培良友也行長命窄不可復見矣見其子戚不自勝銘奚敢辭君平生孝友出乎天性視子姓無疎戚一以慈待族姻不榛梗而寬裕與人

交篤于義下至皂隸行道之人接之無不盡其誠中更
變故遷避無常處而俱無怨惡于人腴田沃壤多以遜
其鄉黨宗族而弗較惟家廟烝嘗祖塋祭掃無遠近悉
身任其責日親名師勝友明經業進士和易爽朗新學
徃徃樂從之游然語至大經大法又凛然不少假借嘗
纂先世遺文洎諸賢所與書翰詠歌傳記銘誄等作爲
潛光集唯世德懿行之弗揚是悶比歲朝廷甄拔賢士
守令薦君于行省以足蹇難旨免歸使出爲世用膏澤

有不下于民哉嗟乎杞梓連抱不生步仭之丘士培巽
于人人君子必論其世也按劉氏系出西洛至宋始徙
安成下村代有顯人其最著者龍雲先生諱弇登元豐
進士第繼中博學宏詞科元豐中進南郊大禮賦哲宗
覽之動容以為相如子雲復出除祕書正字徽宗改寔
録院檢討官周文忠公必大叙其文謂歐陽公以文章
續韓文公正傳遂為一代儒宗繼之者龍雲劉弇也從
孫澧陽史君夢驥嘉定登第授潭州安化尉有廖道

人擊錢于路被劫廖角力而凶人死官不能明誣服為劫尉反其欵時西山真公德秀帥潭詳讞其刑云當時廖不敵凶人凶人殺廖矣尉得其情目為長者特薦于
朝充達州教嘗捧檄防遏北兵招安潰卒九十六萬人為長沙宰又捧檄督餉運籌以雪夜擊敗敵騎之妨轉道者解黃州圍由是諸軍大振知澧州暑行營堡竟歿于王事有子曰午薦融州官滿告休得旨主管建昌仙都館歸途歷廣西北兵至境上其帥邀與同守遂

留敵愾丙子北兵臨城雖衆寡不敵而猶力戰瀕危語
其客曰吾頭可斷膝不可屈取袍笏書其上瘞之登城
北面再拜而死嗚呼非三君子文章政事忠義烜赫于
前後嗣何所儀式以進其才德士培可謂稱其後昆而
竟不得展其所蘊天之報施將不在其後之人乎曾祖
諱科壬子兄弟四人俱領鄉薦時號一門四賢祖一雷
咸淳庚午叔侄三人俱在選中人目為三傑父所學母
黄氏君諱培初娶栢溪周氏歸時父命以田歲入粟八

百石偕外氏後非昔君仍返其田繼娶東溪李氏俱名族俱有賢行君沒于庚申六月望前二日享年六十有七子男一人倬也女一人未笄銘曰

清廟絲桐根于嶧陽琴瑟璳蔥珩璜乎崑岡含冲毓秀尚論其世家匪積慶疇象賢只既鍾世美未究厥施命也柰何時或厄之誕晦于今斯顯其後棠谿十鈞必發于彀我銘墓陰以慰士培潛德有光賁于書臺

即心處士鍾君墓志銘

嗚呼即心處士古之篤行君子也今世顧欲求斯人哉
惡乎得已君諱應麟字祥伯廬陵丹沙里人也其先唐
太傅鍾紹京之後由贛縣徙東固東固徙永和曾大父
嶽秀字桂卿宋鄉貢進士妣曾氏大父國華字君美隱
德弗耀妣歐陽氏父振祖字成叔業儒通醫又由永和
徙丹砂妣朱氏君其長子也聰敏有譽脩然昂立如胎
仙志操潔高脫畧世態守先訓罔敢墜寡言笑重然諾
疾惡如仇面折不少恕旁究子史博叅方外時與志違

乃挾醫敎遊凡求診視者不以賤貧寒暑懈于往遇窶者且助其不給弟瑞伯館授于外常歸候問怡怡如一篤訓子姓及姻子弟獲親炙者恥為浮薄鄙曲無良亦改悔其平生里有爭䂓以禮讓貧而好施予屢空意泊如也至元丙子郡城內附天兵駐城外夜有以火攻者獲而僇之訊其徒云是寨兵張雲由永和而至明日胡孫總管水陸進兵聲永和之罪將屠焉陳兵王家洲瀕江居者悉奔竄君慮禍及其里獨不去正具衣冠以俟

項之虞侯擁君至帳前總管謂曰秀才永和謀叛而今勦之君對曰永和善地但張雲昨偶經過非永和人也有項邏卒復命曰永和滿地有卓槍痕迹部衆曰是豈得為善地麾兵欲渡君力爭曰張雲蹂踐其地而然耳永和無罪而塗炭生靈非天意也宜加撫諭使百姓歸德于是兵少止君自往永召其衆急出自白俄而父老率其子弟迎拜馬前具道實不知狀總管大喜執君之手與酒索謳君歌大江東去一曲盡懽罷去永和賴以

免禍君力也近壤有巨蟒出沒鄰人見輙呼擊之君止之曰彼不汝害何用擊之蟒徙于君門外叢篁之下穴處焉每旦君開門誦道經蟒聞謦欬則昂首出穴相向經罷復匿如此者十餘年君歿蟒入室衆欲擊有曰君嘗戒勿擊且視之蟒繞靈柩一匝而去晚營別室于屋之東偏扁曰即心因以為號風晨月夕雅歌清嘯煉丹修藥怡神引年一日清晨冠帶而坐命家人具酒饌召親友談笑而别一語不及家事實有元大德丙午十二月

也娶黄氏子男三人某某某女三人孫男四人生宋淳
祐甲辰九月享年六十有三卒之踰月歸葬永和石窟
祖原衣冠之士會葬者數百人嗚呼若即心處士之篤
行其罕見也夫時進士静山汪會龍賛之曰鸞之翽翽
見其翔不見其集驥之閑閑稱其德不稱其力嗚呼若
人寵榮聲利不苟屈兮秉彼清風歸去之倏歘兮其言
已足徵矣距今七十七年其孫煥以里之老生姚安仲
狀來請銘某以久遠故辭之辭之而弗能絶因念杜工

部子美葬耒有銘四十餘年之餘其孫嗣業始得微之
元才子文其墓禮銘處士愧元多矣歷年多而請益堅
煥之志獨不賢于嗣業也耶傳曰其先祖有善而不知
不明也知而不以傳不仁也煥乎可免矣銘曰
于嗟乎君九京不作一視同仁懇求民瘼草昧之初濫
刑者多力言釋疑師用止戈種德既深化及蟒虺此而
感恩鱷宜可徙于嗟已矣曠無斯人斯人不作漓俗昌
淳來者聞風興仁歸厚墓久銘新卜爾有後

蕭珠秀才墓志銘

國録蕭君子所視予祭珠兒文讀之悲不自勝蓋嘗傷于虎者也既而欲銘其墓予不忍辭抑以悼斯子受命之不長懟其親繫念之無已也銘曰

生蕭珠川毓秀資岐嶷異禀受歲十一外傅就事親孝于弟友經通析文節族踰四稔學益究祖捐館衿領袖字伯璣居客右嶄深造乃弗壽甫弱冠夭莫救玉損瑜蘭隕茂服報重究在疚厥配曾未嗣後閔新塘安無咎

魂兮歸骨肉又徵我銘垂永久

樂安典史楊君墓志銘

嗚呼近年來親友日益淪謝聞之心折骨驚况忍銘吾予敉哉予敉姓楊氏其先蜀人漢太尉震三公十有一相皆弘農人廣明之亂國子祭酒膳從駕西幸孫湖州刺史鎰始家眉州七世孫公鐵為南安府尹因居廬陵遂為南祖語見陳公黄裳志南安墓文南安有子曰壯行字伯學實為吾宗王潮州孟孫之姪壻衡州判府

致仕者也昌文貫道彬文性道俱王氏出也王氏有從歸之壤千畝故其子伯仲涉秋必吾里之留于予好則兄弟情則契友以斯文而尤厚也貫道試藝不利晚以父廕授崇仁尉而以科目望其子故予牧勤勵于學雍雍濟濟誠階庭之秀也已而屢丁憂禍家事異前學術漸廢虞文靖公以書勉之曰出蜀萬里詩書門户之托不輕惟節哀自强以副親友故人之望盖虞楊世姻故也又後之十數年飈田霧塞八表壓昏俛就太和邑幕

千升斗之禄以給其家内附初仍辟為撫州樂安縣典史輔政不虐撫民有恩既而邑有負芻之難官吏被僇郭外之民争護予牧以家匿深谷幸免于禍遂寓金溪謀歸廬陵以幼子聱新在曾氏甥館顧復未忍違俾仲予會奉母先歸理舊業乃拳拳以書屬予求序其潜虚集明年冬會復往迎養覲焉離索已久企予望之謂不日握手晤言傾竭底裏孰知會竟負骨以歸哀哉斯人不可復見矣既往哭之會即以表墓為請追將葬請益

勤謂不得銘無以紓其不孝之罪蓋予于子牧親且故雖不忍銘可終無銘耶銘曰

印綬纍纍尚論其世察其所安一鄉善士禄負其能時乖其志得年令終六十有四壼範孔賢厥配彭氏四丈夫子曾會晋馨或夭或遥竟兒昌親宗祧時享惟會是承淳溪沙洲山秀水明安靈于兹尚福後昆

蕭兩峯墓志銘

某年甲子春姻友蕭尚質述其乃父之行而來請銘泣

而言曰先君没踰年未有片言以掩諸幽不孑之罪其可逭乎先生當代之能文者言足以取信于人文足以垂示于後敢請一言以昭潛德庶先君之殁而名永長存也予哀其言目其狀乃知其上世有為長沙令者始祖學以馬殷之亂遂徙居於禾州之九嶺于君十一世矣君諱崇勲字光謙號两峯曾祖諱涇祖諱景昌父諱懋俱隱而弗仕母曾氏君性聰慧重厚寡言不事家人生産好讀書習舉子業嘗于棘闈未遂其意而歸退處

閑軒討論墳典終日靜坐如泥塑人動止必守禮法聖
朝以來常被徵辟以年老辭教授于鄉語人以善暮年
尤用意于詩取中峯所賦梅韻和為百篇以示子弟御
史易君卜所求而誦之益加稱羡且令鋟梓以傳于後
歲丙辰四明烏斯道寘永新舉行鄉飲酒禮延處賓席
娶詹氏有婦道先君二十九年而卒葬于翦坑蛇形君
生于至元庚戌正月初三日歿于闕　癸亥二月初九
日享年七十有四子男一人肇基即尚質也女四人

俱適人孫男二人諱仲謹仲卜葬于本里之下寺坑嗚呼蕭氏之先樂于為善故其子孫久而弗替是非積善之家而有餘慶者乎且君以孝友聞于鄉信寔稱于時睦宗洽鄰賙窮恤匱宜可銘也銘曰

有學有才有年有德聞于鄉邦雖埋不没我銘其盱來者是覿為善于家以紹厥祖

孫興祥墓磚銘

名則興祥質則敦龐斃于豆瘡家人所傷是為廬陵進

士王禮之孫殤生癸亥歿甲子既與其生曷促以死于

嗟乎彼蒼胡摶戲若此裸葬衢路之曲魂歸来兮伊邇

麟原後集卷八

麟原後集卷九

元 王禮 撰

銘

廖岡銘 有序

廬陵之西有廖岡焉相傳李唐時有廖仙姑棲神巖石禱雨輙應四方徼靈無遠弗届紹興二年里士蕭廷珣胡子美重修治之自紹興迄今又四百餘年矣斯民蒙其福澤以有生者不知其幾世神之貺烏可忘耶歲甲

寅蕭氏之裔民則曁其姪用和合里族之力市執㲋其
内外儼為一室而檻閑之使翼翼綿綿則神之厚我民
也愈遠矣岩上嘗産異香良藥亂後嘉植則翠柏十章
云明年夏前鄉貢進士王其過之其弟壽春俾從子權
來請銘為作銘曰
廖岡有仙其原邈悠雨暘失序靡禱弗酧山川出雲烝
民乃粒子孫裕蕃莫匪爾極岩構幽幽以永神庥福我
祐我天地同流

永思堂銘

予友蕭志道慟親之歿也有遺憾念其不忘字其堂曰永思求予銘予嘉其志爲之銘曰

岵屺生悲音容身後一旦忽忘豈伊田獸愈遠愈追德淳俗厚孰拯頽風扁此堂構永思云何盡此餘孝慕終吾身雖老弗撓忌日節令思成靈貌復念吾親思其嗜樂思其所志思其所教既念吾親復念吾身吾身者親枝盡道乃人髮膚之微莫敢遺瘝況在志行肯慙鬼神思而至此厥

思始大見賢思齊夙夜匪懈嗟令之人暫思已稀蕭氏
有子其殆庶幾

雲在軒銘

余歸自章貢僑寓永和從龍比鄰也與相接者一二年矣余後歸宣溪從龍館授鄰里日益相疎而于心終不忘去年重尋舊遊從龍聞予至亟持伍先生所為雲在軒記視予欲予為之銘予平昔重違朋友之意不能恝然況于予舊友又豈有愛于一言哉為作銘曰

陰陽聚氣山川流象或祥或異變易殊狀軒轅紀瑞伊祁繫望周觀至分漢喜芒碭陟彼太行狐飛其上孝哉狄公親舍瞻悵自斯以後懷親之勤觸目感中慨焉白雲雲歸于谷親歸于墳永言孝思五内裂分永和余升克孝之子思慕音容陟降庭止木本水源難忘厚恩何以志之雲在有軒悠悠英英集于茂林雲在在林寔勞我心溶溶漠漠入于幽壑雲在在壑寔勞我目宿簷在軒伊邇匪遥不寐有懷載夕載朝孝子不匱君子所予

形于咏歌達于國史風移俗美式化里閭我銘斯軒人其舍諸

誠正齋銘

郡城李樞子容明敏淳篤扁其讀書之所曰誠正齋而來請銘可見其務内之功切矣麟原老人為之銘曰

人之為人靈冠萬物心生吾身意乃其發誠則無偽正則無譎惟誠惟正神妙莫測我思誠之其功昌先曰敬曰畏翊人以天我思正之勿怠而飭絶其慾貪戒其縱

逸顧諟居靈俾常惺惺認善惡闢截其以分君子小人
賓判于此既誠且正賢聖同止作此銘詩懸于是齋目
擊道存懋哉懋哉

具翕堂銘 有序

太和劉君子高偕其兄子中弟子彥怡怡不榛梗而家
日肥子高既葺之明年治堂于居之後字之曰具翕取
常棣既具既翕語庶目擊以固斯樂耳故人王某聞而
來會頋瞻歎曰兄弟若劉氏其罕見矣夫殆世良靡俗

之砥柱也釋詩者曰具俱也翕合也盖俱言跡合言心也迹俱而心弗合其樂安在況觀其樂之湛乎曩誦詩至戚戚兄弟莫遠具邇與式相好矣無相猶矣為之徘徊諷詠不覺情親惟憂其句之盡今登斯堂不有感于予心也乎銘曰

乾父坤母四海弟昆父母在親天叙攸倫情切義深異乎友生一本分枝共氣殊形既具既翕惟君子有如塤于箎如足于手斯世同生異世則否迹密情踈顔不有

厚繄古之人昌其齊而姜肱盜感王覽母怡嗟今之人厚薄異施不牵于婦則梏于貲三虎在賈三鳳在薛蔚此三荆萋萋堂側詩以聲之君子是則以儆閱墻以告來哲

三省齋銘 有序

余別峯泉翁久矣白顛重來義門煥新棟宇宏麗顧瞻彷徨深羡其子肯構之賢克成父志既而止敬請曰成也苟完斯廬復即堂之北葺數椽爲游息之齋以三省

題其顔庶目擊戒存或有以寡其過先生執友也可無一言垂戒我哉誼不得辭遂為之銘

稽古修己信道執德專心務内實惟郕國卒傳大道千載誰越昔學聖門罔敢怠忽日日省身三者交察人我同胞否泰異逢來即我謀云胡弗忠必盡己心俾歸于中小有回遹戒其鮮終聲應氣求益友良難心既斷金臭亦如蘭諾重季路陋彼歃盤尾生不食非義所安傳道於斯博學約守一暴十寒終非已有為仁在熟習則

可久嗟我時人徒熟稂莠入道在門積德有基至切者
三朝思夕思文江歐陽族大且巍文忠同源派則有支
詩禮傳家簪纓垂輝宜爾子孫樂且有儀扁以自儆寓
戒于規

存心齋銘

人之為人虛靈者心衆理斯具萬事是任擴而充之周
于四海卷而藏之其家咸在存之伊何主敬無他皎若
明鑑匪滌匪磨日久日存其功孔大陰陽以和天地以

泰民肥物與罔有内外一視同仁瑞慶斯沛蔣氏是齋朴而弗華寓意深遠壯麗孰加銘以聲詩萬鈞匪重懋哉懋哉虞廷大用

畊樂堂銘 有序

歐陽子畊易負郭之田以養其親而樂在其中士友表其堂曰畊樂爲作銘曰

古之四民士農相通烝則爲士處則爲農是以賢聖耒耜必躬甘食已力耻尚商工粤有歐陽文江之滸諳世

善交行已古處竭力于田以養父母火畊水耨櫛風沐雨祗見其樂未覩其苦日入則塈日出則作與與翼翼蒸蒸堂斯穫制既弘堅文以丹堊士友所嘉字曰畊樂其樂維何希顏慕伊悠顏以和兄弟以怡錢鎛者外其中孰窺耕道得道藏器待時我銘斯堂于耕有輝

一經堂銘 有序

一經堂者羅士安與弟士剛士明講習教子之地也士安兄弟怡怡而善事其親迨今見先友之至勤勤依依

不忘故舊況崇經笥而劣金籯有不克承先志者乎為
作銘曰
六經行世在天如日名號雖殊其理則一謂之一經六
者具該聖心藴奧論道根荄水之滄海山之岱嶽承學
惼㦗衆說邪郛道寄于經因言以宣經之微妙不可言
傳善味道腴猶彼斲輪不疾不徐精義入神不善學者
指血顔汗矻矻窮年編離簡斷昔之聖賢心與經契口
耳之徒心經岐二誦讀膚行夫何益焉經不離道古今

正權羅氏斯堂有自來矣景慕前聞愼終如始

誠復齋銘

余與建中友有年數矣往在郡城常常而見之逮歸西昌之西不相聞問者累年近聞教授鄉里隱居求志裕如也常欲余銘其誠復之齋諾而未副愧負多矣書來速文乃作銘銘曰

於穆太極肇分兩儀卑高以陳化育始滋厥初流行造化未定令則得之其理各正曰性曰命賦受匪殊收斂

凝聚歸藏吾軀保合天和全之在我旣利且貞施無不可藴茲太極寂然靜專是曰誠復中正無偏成性存存實理斯立體用一源成己成物人之為人不在茲乎鬼神莫欺與天為徒嗟嗟羅君孰察于此顧諟齋銘自求多祉我作銘詩目擊道存表于茲軒詒爾子孫

矯輕儆惰二銘 有序

禮看近思録五卷中矯輕儆惰四字無上下文因嘆朱吕先生用心至矣葢掇取其關于大體切于日用者以

為學者求端用力之要故四字之善在所不遺輕惰者世之大病也不幸其亦有之因作二銘以自砭焉

人之言行如樞如機胡人未言我唇已㢸不錯而失亦厭匪時彼發而中視之忸怩胡人未行我趾已移疾無善步卒墮險巇擇地而蹈何有于危浮躁弗禁禍既莫支無易于物桃蟲拚飛昌其驕之嚴重自持咨爾輕叟坤厚載物君子所儀

民生在勤不勤自隳日無停馭川不息馳況人靈物競

辰宜學務時敏德業孰齊治生服勞衣食無虧孔席
不煖墨突不緇賢聖且然況在群黎奈何無恙弛其四
肢習慣成癖固不可醫昌其警之如臨父師咨爾惰夫
乾健不息君子體之

守拙齋銘

郡城之西南湖之上當在宋也吾祖信臣公攬其勝作
山月亭誠齋楊文節公記之吕忠公謫居寓焉代遷亭
廢遺址尚存其下有菴曰圓通逕幽勢阻來多顯者余

亦嘗假館其中僧曰道林秉心簡實旁通儒書善吟諷
齋名守拙邑士王某為作銘亦償夙諾云爾粤覯太初
朴素淳重民之質矣飲食日用風氣既開世道愈漓賦
予匪初巧偽以滋有上人者字曰守拙不識不知順帝
之則驀坑越壑非意所好穩步徐行擇地而蹈緣絙走
簭非情所與棄危即安循規蹈矩巧乃黠慧弄成無能
拙本不巧至巧斯存久厭機心思與拙伍爰銘其齋蘄
復于古

鐘銘

粤年甲子華蓋山永豐觀道士劉大智化緣衆姓鑄洪鐘于法堂前進士廬陵王棐爲作銘

華蓋之山鑄大鏞鞲金煉液丹砂紅伶倫鳬氏奏厥功銑于篆景法制同信善樂施禧無窮千古萬古鎮永豐一撞上徹天九重再撞魑魅難潛蹤三撞呼旦警群蒙允矣金奏開神通

筆銘

彥濟朱兄所製毛穎余用之腕倦矣剛如劃犀之鋒而不妨于轉圓如繞指之韋而不啬于健以之待詔玉堂頃刻倚馬以之試藝棘圍須臾出院題詩壓紙饑蠶食葉草檄鞣門飛龍走電其真文房之寶而使人深羡者耶

圖書匣銘

有圖有書文字繽紛印以識之罔俾亂真

三峯水滴銘

如眉三峯中容外屹萬斛丈泉出自涓滴

筋筩銘

雖無辛侈焉用良假百里震驚執此不舍

香合銘

香以德馨如玉如金氣達冥漠表于克恍

鳩杖銘

人言鳩性可治噎我獨喜其稟之拙也而專一人言藤杖可扶老吾獨喜其生之柔也而正直予敢女持予愆

女披出入相友鮮女予益雖然是手足之所資而非吾
身憑藉之寶若夫仗禮義以為幹仗忠信以為力則麟
原丈人之平日也

寅賔軒銘

暘谷出日其赤如金萬國晃朗況深山僻林寅而賔之
懐德寔深嘉客戾止如日照臨門戶輝光云何不欽啟
我沃我如旱得霖以鍼以砭足捄聾瘖振古尊賢受益
匪今髙軒之過蛇化龍吟勗哉是軒常存敬心

麟原後集卷九